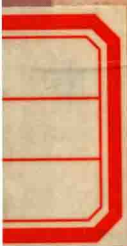


SUIYUECANGSANG

歲月滄桑

刘永钰著

世界社会文献出版社



岁月沧桑

刘永钰著



世界社会文献出版社

世界社会文献出版社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书 名：岁月沧桑

作 者：刘永钰

责任编辑：李占军

出 版：世界社会文献出版社

地 址：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 283 号联威商业中心 15 楼 C 室

网 址：[www. sjshwx. com](http://www.sjshwx.com)

开 本：889 × 1194

印 张：25 印张

字 数：359818 字

版 次：2012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金宇印刷厂印刷

印 数：1 - 1000 册

书 号：ISBN 978 - 988 - 18853 - 7 - 2

定 价：56 元



作者简介

刘永钰，男，四川营山人。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作家。

大学毕业时，申请到少数民族地区、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在军工单位从事科技工作。三次荣获部、省级科研成果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及设计成果优质创新奖。编入《中国专家大辞典》、《世界科技咨询专家》（香港版）等书。中国电子学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会员。

安徽省作家协会成员。1993年开始出版小说集。

序

岁月如流，时光不紧不慢地向前流动，永远，直至无限。我们
每个人都在时空的长河中游弋。

一只小小的蜜蜂微不足道，整个蜂群的分工、协作、配合，就
能构建蜂的大厦，酿造甜蜜和幸福，并世代延续。

人类亦然。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整个社会，人们自然分工，有
序和无序的协作配合，就能将人类社会向前推进，永远，直至无
限。

人的一生，在自己的岗位上劳作。除完成本职工作外，还有许
多业余爱好。我业余时间喜欢写点东西，于是，写了小说、随笔及
诗。星星点点。弃之不舍，选之结集。让它飘零在时空中，作为岁
月的记忆。

小说内容简介

《饮溪镇》

三、四十年代发生在古老偏僻的南方小镇的故事。淳朴的民风、浓郁的乡情，生活像缓缓的溪流，平静悠远。贫穷、饥饿、战争和社会恶势力威胁着黎民百姓，母亲和儿子在苦苦挣扎，正直善良的人们奋起抗争，漫漫长夜终于迎来了黎明。

《风雨同窗》

五十年代中期的大学校园生活。莘莘学子意气风发，理想、追求、读书、恋爱，一幅幅多姿多彩的生活画卷。肃反、大鸣大放、整风反右等社会运动在校园里掀起层层波澜。历史长河中这短短一段特殊水流，让学子们学游泳、学生活、学做人。

《路漫漫》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个不幸的家庭，三个孤儿与命运抗争，在艰难困苦中成长、成才的故事。

《爱与恨》

改革开放社会转轨时期，国营企业中正直与邪恶的较量，清廉与贪婪的对立，爱与恨的交织，悲欢离合的百姓故事。

《青青山中竹》

一群青年学生毕业后走向生活的不寻常遭遇。事业、爱情、奋进、颓唐，在磨练中走向成熟。

《沁芳》、《多想回家》

病魔缠身的花季少女，在不幸人生的最后阶段所得到的真情呵护。被拐卖儿童智脱虎口，求助公安，终于找到了亲生父母。

目 录

序

小 说

- 饮溪镇····· (1)
- 风雨同窗····· (70)
- 路漫漫····· (115)
- 爱与恨····· (238)
- 青青山中竹····· (295)
- 沁芳····· (311)
- 多想回家····· (315)

散 文

- 风雪西子湖····· (320)
- 巍巍二郎山····· (321)
- 水乡的夏天····· (322)
- 雪山抛锚····· (324)
- 惊梦····· (325)
- 珍惜中华文化····· (326)
- 稻草人····· (327)
- 炎凉说····· (328)
- 情····· (329)
- 我和月亮····· (330)
- 冬日遐想····· (331)
- 第一次过黄河····· (332)
- 谈幻想····· (333)
- 偏东雨····· (334)
- 好大一棵树····· (335)
- 我坚信····· (336)
- 闲话人生····· (338)
- 路霸····· (339)
- 沉重····· (340)
- 小小池塘····· (341)
- 渭河怅····· (342)

庙会·····	(343)
可怜的小鸟·····	(344)
遥远的记忆·····	(345)
追求·····	(350)
画中梦·····	(351)
还我一方净土·····	(353)
过年及晚会·····	(354)
心中的绿荫·····	(355)
龙灯·····	(356)
今日元宵·····	(357)
桃花和兰草·····	(358)
欲望·····	(359)
祝福·····	(360)
绣品·····	(361)
杂酒·····	(362)
梦中疗疾·····	(363)
苦瓜与人生·····	(364)
何其悬殊·····	(365)
儿时的书桌·····	(366)
何必嗟乎·····	(367)
读《狼图腾》·····	(368)
宽容与解脱·····	(369)
命名·····	(370)
读《北京法源寺》·····	(371)
最怕夏天·····	(372)
读书与成才·····	(373)
松柏风格·····	(374)
追星·····	(375)
一只小鹿·····	(376)
何罪之有·····	(377)
啊，苏兰·····	(378)

诗

春·····	(379)
寒夜·····	(379)
守岁·····	(379)
献上一束兰花·····	(380)

春兰	(380)
弯月	(380)
月下	(380)
黄葛树	(381)
风筝	(381)
弄潮	(381)
梦	(381)
山坳小景	(382)
鹰与鸡	(382)
儿时的梦	(383)
惊梦	(383)
沥沥檐雨	(383)
过渡	(384)
燕子	(384)
划船	(384)
晚归	(384)
最冷的夜晚	(385)
金水桥	(386)
神女峰	(386)
故乡行	(386)
南乡子·返渝州游鹅岭	(387)
黑夜	(387)
别忧伤	(388)
小草	(388)
童心	(388)
秋夜	(389)
酒	(389)
心中的泉	(389)
雨夜静思	(389)
水中梦	(390)
雷雨	(390)
横空出世	(390)

饮溪镇

一辆半旧的大客车行驶在崎岖的砂石公路上，不停地颠簸，周身颤抖，车门及车窗玻璃吱喳作响。公路像蛇一样蜿蜒于丘陵中，时而钻进茂密的森林，时而又从茫茫竹海中伸出。前面是好大的一座山丘，似乎已走投无路，然而车至山前，公路又绕进两丘之间的狭谷，路边伴着潺潺溪流，溪边垂柳轻拂，鸟儿轻唱，又是一番景象。

车上有衣着入时的青年，油嘴滑舌的商人，着装庄重的干部，更多的是朴实的农民。其中有一位标致的中年人，面庞白皙，目光炯炯。四十七、八岁，两鬓微染秋霜，然而眉宇间仍残留青春的气息。他的笑意及俊俏的嘴唇很有魅力。时而凝思，时而兴奋，言语不多，一开口声音宏亮亲切，机智灵敏的眼神，风度翩翩俨然一位学者。的确，26年来他一直从事科研工作，迷恋国防科技事业。自1962年大学毕业回家一趟，迄今整整26年了，好容易利用休假返回魂牵梦萦的故乡，你说他能不兴奋？

他的家乡是座落在山青水秀天府之国中的一个小镇饮溪镇。因何得名？一条清澈的小溪从西北方流来，流至观音岩下绕了一个大圆弧再向东南流去，小镇就座落在溪流环绕的小块平原上。小镇四周有五个凸兀的山丘。形似五匹奔腾的骏马，仿佛同时奔向小溪痛饮甘泉。因此，这小镇得名饮溪镇。

老辈人便如此解释，代代流传。老人们还说，五马归一，是块福地。然而千百年来生活在古镇上的广大居民却受尽艰辛。直到一九四九年冬，解放的枪声才给人们带来希望的曙光。

他姓阳名光，乳名阳春。饮溪镇上有名的“神童”。在他乡度过了20多个春秋，高天的圆月曾多少次牵动他浓浓的乡情。

逆长江而上，他乘坐的江轮跃过葛洲坝航向川江，多少次梦里得见的巫山神女呈现眼前，穿过天险巫峡进入瞿塘峡，家乡的山，家乡的水，乡音如此亲切，他的心狂跳不已。

次日在重庆朝天门码头上岸，踏上了故乡的土地。山城建设得更美了。住一宿，翌日微明乘上大客车，蜿蜒的山路伸向故乡。离小镇愈近，他愈激动。崎岖山路带回童年的梦，仿佛又回到了天真无邪的岁月。几十年的往事浮现眼前……

—

阳光的父亲叫阳自力，出身贫寒，父母早丧，早早地独立谋生。他很倔强，不向穷困孤苦屈服。自学成才，离开家乡自个儿闯荡，先在省城里当律师，后在一个机构里任职员，结婚成了家，日子过得挺惬意。

1940年，抗日的烽火燃遍神州大地，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异常嚣张，四川腹地的成渝两市常被敌机轰炸，空袭频繁，民不聊生。人们纷纷搬至乡下避难。阳自力带着他已有身孕的妻子回到了故乡饮溪镇。

是年寒冬腊月的一个深夜，天空飘着雪花，北风呼呼地叫，五匹“骏马”在咆哮，赤竹溪在呻吟。大地在战栗，阳光出生了。阳自力夫妇望着这健康的小生命，心中升起了朝阳。升起了希望。自力对妻子说：

“物极必反。严冬冷到极点便会转暖，冬天过去春天必然到来。寒夜里多么盼望明媚的春光，我们的儿子就叫阳春吧！”

妻子点头称心。于是，他们便叫他“春儿”。

惨遭鬼子侵略奴役的中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赶走侵略者，重建幸福的家园，争取“人”的尊严，国家民族的尊严。阳自力正憧憬那一天的到来，到那时候带上妻儿重返省城，再展宏图。

然而，他那里知道，数年辛劳，使他染上了职业病——肺癆。旅途的奔波，逃难的苦楚，生活的艰辛，他的癆病日重一日，又无钱医治，当他大口大口地吐血，自觉病魔缠身时，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阳春不满两岁父亲就病逝了。

临终前，阳自力对妻子深情地说：

“桂馨，我不行了。看来我们不能白头到老……”

“快别这样说，好好养息，会好的。”桂馨强忍悲痛劝慰他。

“不，好不了。”他摇摇头，“我生性好强，从不向命运低头。拼了我的全力想成就事业。唉！只可惜生不逢时，恨我的满腔热血将凝结，远大抱负尚未实现便夭折。我不服，不瞑目，但又无可奈何。我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我多爱我们的春儿，可我不能将他抚养成人，千斤重担落在了你一人肩上。我对不起你！……无论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累。你也要把我们的儿子抚养成人，给他智慧，教他正直，让他成为有用的人。”

桂馨牢记丈夫的重托，起五更睡半夜，终日辛勤劳作，纺纱刺绣、编织工艺品，甚至替人浆洗衣服，脏活累活都干。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糊口不易更何况还要养育幼子。

这丘陵中赤竹溪环绕的偏僻小镇上空也常有日本飞机的魔影，有时敌机低空掠过，仿佛擦到了树梢，虽未扔过炸弹，可空袭警报不断。为防敌机轰炸扫射，所有建筑物的墙壁全涂成黑色，夜里实行灯火管制。

午夜，一轮圆月高挂中天，大地朦朦胧胧，房屋树木影影绰绰，没有灯光的小镇是那么静，连小狗小猫似乎也感到恐怖，不敢肆意狂吠。忽然，防空警报的铃声响了。人们扶老携幼往镇外疏散。桂馨抱起睡得正香的儿子就往农村跑，奋力跑到山丘后面去。邻居汪婆婆也在人流中气喘吁吁。跌跌撞撞地奔命，一脚高一脚低，差点儿摔倒，桂馨赶忙扶她前行，好不容易来到山丘后面坐下，她已浑身湿透、精疲力尽。这时，她多么想念丈夫啊！

无论多穷多苦，孩子总会一天天长大的。阳春长得异常可爱，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活像艺术家精心雕琢的双眼皮、长睫毛，鼻子嘴巴蛮秀雅的，而且聪慧过人，真是人见人爱，大家称他“神童”。

苦水里泡着的孩子特别懂事，他心疼母亲，争着做事，幼小的心灵朦胧地感到世事不公和人世的艰辛，暗下决心等自己长大了要让母亲过最美的光景。寒夜里，一觉醒来，纺

车仍在艰难地转动。轮轴凄婉地呻吟，细细的棉纱好像流不尽的苦水。母亲右手摇纺轮，左手抽纱，那抽不完的纱结成一个个雪白的“苦果”。儿子心中一酸，忙下床抓住母亲的手，要求她休息。她若不肯，他也不睡，母亲只好上床哄他睡着了再继续干活，夜啊，有多长！

国难家贫，母子在饥寒交迫中挣扎。

这块“五马归一”的“福地”上也确有几家财主，孙、赵两家便是远近闻名的大户。

孙洪运系前清拔贡。可算饮溪镇上最有学问的人，他“之乎也者”、“子曰”、“老庄”都能侃上一通，财大气粗。可算一霸。他有二子：长子孙国宝任饮溪镇镇长，可谓地头蛇，又娶了侯专员的千斤侯翠芬为妻，岳父虽已告老还乡，毕竟做过专员，可以依靠。次子孙国玺在县城里当什么科长。娶县长女儿何琼瑶为妻。两个儿子孙浩、孙溪和阳春年龄相仿。那侯翠芬苦于无生养。孙家有田园千亩，可算首富。

另一家大户赵德奎是新兴的商贾，他40开外，精明剽悍，精于生意。在饮溪镇上开了国药店、绸缎庄、干杂店和棺材铺等七八家商号，生意越做越大。他又向税局包了猪肉、粮食、柴禾市场的税收，这笔收入可肥得流油。他一天天发迹，其财力可与孙家比个高低。

阳自力和吴桂馨夫妇从省城逃难回到饮溪镇后，引起孙赵两家的注意。阳自力在外闯荡数年。又在省城里干过事，而且有学问。自然两家都想利用他。可阳自力并不打算在故乡久留，一旦时局变好，他还要回省城，志在他乡，所以不愿与之交往，碍于本乡本土。只好表面应酬。

吴桂馨秀眉大眼、窈窕婀娜，俊俏极了。知书达理，热情大度，衣着朴素大方，整洁而不着意修饰，贫穷而不感寒酸。对街坊邻里和蔼可亲，从不让人觉得她是在省城见过世面的人。那些从未出过门的大娘大嫂们对外面的世界很好奇，常找她聊天，摆龙门阵，她总是那么随和，那么自然亲切，毫无半点渲染或猎奇。谈来真实可信。大家听后惊奇道：“呵，原来这样。大城市也和我们这山坳坳里的小乡镇一样，也有穷人，也有讨口子，有钱人也那么凶，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是呀，那时候既没有广播，也没有电视，穷乡僻壤的百姓无从想像外界的一切，怎能不对大城市好奇？

阳自力一死，对吴桂馨倾心的人不少。丈夫刚刚安葬就有媒婆上门提亲。她强忍悲痛，毫不含糊地告诉媒婆：“我和阳先生是终身伴侣，他虽然去了，我永远是他的人，决不改嫁！你老就不用费心了。”媒人走后，少不了抱着阳春痛哭一场。

阳自力有个表姐叫林殊华，是饮溪镇上有名的“辣子”。从不饶人。有钱人不敢惹她，地痞无赖也不敢对她无理。她开了一家茶馆，取名“佳茗园”，虽雇了伙计冲茶，请了先生收款管帐。她自己也在茶园应酬。耳听六路，眼观八方，地主老财、富商巨贾，镇上闲人，八方来客一概招待，见多识广。她对阳自力家格外关照，吴桂馨遇事也爱找她商量，俩人要好。茶馆里常有人谈论阳家寡妇，她立刻站出来大声说道：“那阳家媳妇是我的嫡亲表姊妹，那可是个正经人物，大贤大德！你们这帮人在茶坊酒店谈论人家，欺侮孤儿寡母，真是缺了大德！不怕遭雷劈？奉劝光棍先生们不要打她的主意，她决不再嫁！要是

人诽谤她，我决不轻饶，抱打不平！”她还在适当场合主动将这个意思通报给三老四少。此后，自然也太平了许多。

林殊华也曾劝过吴桂馨：“这都什么朝代了。民国以来寡妇再嫁的多呢，正正经经找个人家又有什么不好？哪个又笑话呢？”

“表姐，我懂你的意思。我既不怕人笑话，也不守旧信鬼神，而是和自力感情太深。……”桂馨表白。

“感情再深，他不是已经死了么！再找个主明媒正娶，既不是忘情，也不丢自力的人，何苦这样？”辣子心直口快。

“婚姻大事不同寻常。能找到自力那样情投意合的好人吗？”

“天下好人多着呢！”

“再说，阳春是他爸爸的心肝和希望，是我唯一的儿子，将来的寄托。能忍心让他拖油瓶吗！这世道，拖油瓶是遭人踢践的。不管受多大的罪，我也不能让阳春儿吃半点亏，受半点委屈。一生一世别无他求，女人也能自立，也能把儿子养大，还要供他上大学呢。”

她的决心和勇气使“辣子”折服。

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朝阳透过蘸露的绿叶射进室内，清新极了。桂馨正专心刺绣，为大户人家小姐绣嫁妆。这批活是邻居汪婆婆介绍的，绣成后报酬不轻，足够她母子一两月生活费。大后方的百姓习惯了，只要防空警报不响就照常辛勤地劳作，要活命呗，不干哪来钱？

突然西街邱二嫂推门进来。那可是能说会道的女闲人，成天东家串西家走，热闹场合有她，红白喜事少不了她，可她从未登过桂馨家门。突然造访，主人很拘谨，忙放下手中活计，迎她坐下，拿烟倒茶，就是找不到话说。可是这位邱二嫂却随便得很，顺手拿起一件绣品，夸奖道：

“啊！吴姑娘，你的手真巧！兴许可以作贡品吧？我今天开了眼。”

“那里！邱二嫂，你真会说笑话。”对于这不恰当的称呼——按小镇的习惯应称阳大嫂，她却喊吴姑娘——使桂馨很诧异，睁大眼睛望着对方。对方却泰然自若，继续说：

“我不会说笑话，也不轻易夸奖别人。而是你绣的实在好就和你这人一样俊。”说着她闪过一个轻佻的眼波。

桂馨脸上顿时泛起红晕，正色道，“邱二嫂有事吗？”

“别急。吴姑娘，你不了解我，我这人心肠软，见不得人家受穷受苦。你孤儿寡母怪可怜的！我和你摆摆龙门阵，给你散散心。”

“我不可怜。”

“无田无地，又没有钱，死了男人还拖个儿子，有多难！还说不可怜！”

“世上比我更艰难的人多着呢。我虽穷。有儿子，有房住，我知足了。”

“这世道，没个男人，日子不好过呀！民国时候，不兴立贞节牌坊，大妹子，何苦非守不可？”

“人各有志。邱二嫂，请你不谈这个好吗？”

“好，好，我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关心你呗！”她仿佛很诚恳，“我是过来人，爱管个

闲事。大妹子，你不爱听，我就不说，不过，你还是活络点，凡事前后想想，不要太死板。”

静场。邱二嫂巴嗒巴嗒咕噜咕噜地抽水烟，却没有离开的意思。桂馨忙她的刺绣，飞针走线。

这时正好汪婆婆来串门。邱二嫂同汪婆婆摆开了龙门阵。

“汪婆婆，你说这世上的事怪不怪，穷人愁吃愁穿日子难熬；富豪人家不愁吃穿用度，家财万贯，也有不如意的事。”

“是呀，哪能事事如意？虽说前世修得好，修得再好，也会有过错，今生得点小报应。”汪婆婆应和。

“就拿我们街上的赵老板来说，称得上大富大贵，体面非凡，人品又好。可是他也不如意。”

“为啥子？”

“外人是不知道的。赵老板还没有发财的时候，家境原也艰难，娶了个乡下女人。你看那段大莲土头土脑的，半个大字不识；样子丑，嘴又笨；有福不会享，见了人，半天放不出个屁。呆呆傻傻的。赵老板是体面人，交际广应酬多，摊上这样个婆娘，你说恼火不恼火？”

“这是命，命中注定的。”

“可赵老板不认命。”

“那又咋办？”

“离婚。”

“啊。作孽呀！俗话说，糟糠之妻不下堂。发迹了就嫌弃人家，把人休了，要遭报应的。”汪婆婆一个劲嘟哝，“作孽呀！”

“不作孽。赵老板心好，要在乡下给段大莲修座排场的房子。给她买一百挑田产，让她享福呀！”邱二嫂夸赵德奎。

“遭男人休了，就是堆座金山，天天山珍海味，心里也是个疙瘩。还享郎个福呵？”汪婆婆不同意。

“那赵老板也对得起呆大莲了。”

“休了大莲，他还想咋样？”

“当然要找如意的。”

“半老头子了，不仁不义休了前妻，哪个还肯嫁给他？”汪婆婆瘪瘪嘴不以为然。

“赵老板是头面人物，方圆几十里哪个不知哪个不晓？凭他的财势地位。想嫁给他的黄花闺女至少有一打以上。”邱二嫂唾沫飞溅。

“你冲壳子，我才不信。”

“信不信由你，我随便就可以点出几个人……”

“别，别！”汪婆婆忙制止，“你嘴积点德吧，邱二嫂。人家是未出阁的黄花闺女，又没有招你惹你，干啥子糟贱人家的名声？”

“哟。哟！你真是佛婆婆、善奶奶。我俩私下摆摆龙门阵那就糟贱人家了？哈哈。”

邱二嫂挤眉弄眼，嘻嘻哈哈，指指点点。

“邱二嫂，你别笑。汪婆婆说得在理。流言蜚语就是从不负责的龙门阵中传出来的。”一直未搭白的吴桂馨插话了，手中并未停下活计。

“大妹子，你也在听我们说话呀？还以为你心静如死水，两耳不闻声呢！原来也食人间烟火。”邱二嫂乐了，“我跟汪婆婆说的全是真话。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正是受赵老板之托来提亲的。别，别！大妹子，你先别急，听我说完。媒人踢破门坎，黄花闺女一串，那赵老板都不中意，唯独相中你这才貌双全的吴姑娘。”

“背时的邱二嫂！打了半天哑谜，耍弄我老太婆。若早识破你，我就不搭腔了。”汪婆婆恍然大悟，似有对不起桂馨之意，内疚道：“春儿他妈，我老糊涂了，多嘴，你不要难过。”

“汪婆婆，你别多心，我不怪您。”她安慰老太婆。然后对邱二嫂一字一句严肃地说道：“请转告赵先生：今生今世我决不再婚，请他另择佳偶。”

话说到这一步，邱无话可说，讪讪告辞。

邱二嫂回复赵德奎，赵并不生气。付给邱酬金还送一件衣料，客气地说：“你费心了，多谢。我早预料到她会这样，哪能一提便成。我就喜欢她这傲劲，慢慢来，滴水能穿石，只要有耐性。”

此后赵德奎并未张扬，更未托人纠缠，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在大街上遇见吴桂馨时，会彬彬有礼地点头招呼：“吴先生，近来可好？”或询问：“阳春长得很可爱吧？时局动荡，有什么困难吗？我和自力也有一面之交，又是街坊邻里，理当效劳。”俨然一位很有修养的义士。

这件事不知怎么被段大莲知道了，她虽呆里巴几，却也能分辨好坏，心里着实佩服和感激吴桂馨。一天，她从店里挑了几件玩具：瓷罗汉、瓷鸟、小陶壶和一只毛绒绒的小花狗，用纸盒装好，来到吴桂馨家。

“赵老板娘，稀客，请坐”吴客气地接待她。

“街坊邻居嘛，算什么客？我这人就爱小孩，阳春多逗人爱！我送给他几个玩具，不会嫌弃吧？”

“哪里话？阳春儿，快谢谢赵大婶。”

“谢谢赵大婶。”阳春接过纸盒独自玩去了。

这时正好汪婆婆来串门。她说道：“来让春他妈给你干针线活吧？手艺好着呢！”

“汪婆婆，你说哪里话？吴大妹子人品好，心眼好，有知识，又见过大世面，我这乡巴佬当真很敬佩。我呢，早想过来坐坐，摆摆龙门阵，也好长长见识……”

“老板娘太客气了，我就会干活，不会说话，更谈不上见识。”吴桂馨打断她的话。

“是呀，老板娘不要客套。”汪婆婆接过话茬。“如今这世道，一肥遮百丑，只要有钱就有一切。见钱眼开，你有钱，人家就说你有见识。春他妈起早贪黑忙糊口，哪里有那闲心。”

“对哟，就是怕误她的功夫，想来也不敢来。我家有几个钱，不愁吃穿，但有烦恼。人总想有个朋友，如果大妹子不嫌弃，我想常来走动。”

“欢迎。承你看得起，就是没功夫陪你。”吴桂馨边说边忙手中的活计。

“若有啥困难，告一声，姐接济你。”段大莲高兴极了，忙关照。

“不用。我有一双手，娘俩过得去，谢谢。真有了难处，我一定告诉你。”

又闲话了一阵。忽然中街的王大嫂来访。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还未进门哈哈打得多脆。段大莲起身告辞。

圆月冉冉升起，冰冷的清辉洒向人间。阳春和同街的小孩在月下嬉戏，吴桂馨和林殊华在月下闲话。

“有人谈论你呢。”林殊华说。

“谈啥？”吴问。

“说你傻。天上掉下个金饭碗，你却不接。”

“呵？”

“人家烧香拜佛求好运，好运难求。你呢，请你进县衙门享福，当大少娘，你却不应允。”

“唉！”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原来县长的儿子何亚雄去年丧偶，丢下个两岁的女儿，需要续弦。孙拔贡的二儿媳何琼瑶看上了吴桂馨，便托王大嫂登门提亲，凭她三寸不烂之舌把何家吹到了天上，前后跑了三趟，可吴桂馨就是不动心。于是引起人们的议论，说好说歹的都有，也成为茶坊酒肆闲谈的话题。林殊华在佳茗茶园里听人提起这事，便急着来问吴桂馨。

“表姐，你了解何家吗？那人如何？……对了，你也不了解。大凡官宦人家的少爷都不好侍候。不学无术，游手好闲，从小使唤人，脾气又坏。你说，我活得好好的，干啥子去受那份罪！？男女结合要有感情，我们从未见过面，哪来的感情？难道嫁人就是为了过活、为了享福？平白无故就给你福享吗？世上没那等美事。说不定想找个人侍候他，替他带女儿，那不就成了佣人了。再说我的阳春到他家不受气吗？何家的人能像对他女儿那样对待阳春吗？我不相信。活得苦一点，但不受人气，不看人家脸色，不侍候别人，就称心了。不管吃多大苦，受多大累，拼了命也要把阳春带大成人，让他受良好的教育。绝不能让他寄人篱下，幼小的心灵受到创伤。我永志不移。所以明明白白地回绝了亲事，可王大嫂三天两头来软缠硬磨，真烦死人了。表姐，你说咋办？”

“我们不如下乡去避一避。”林殊华快人快语，毫不犹豫地回答。

不知这饮溪镇位于日寇航运线上呢，还是敌机轰炸重庆必经饮溪镇上空，反正敌机不断掠过，有时飞得很低，仿佛快擦到树梢了。因此，防空警报不断，警报一响，人们纷纷奔向农村，解除警报后再返回家中。一天跑上三五回，疲惫惶恐，不堪忍受。于是很多人家搬至乡下暂时避一避，小镇冷清多了。林殊华也想到了这一招。

“去哪里？”吴桂馨迫不及待地问。

“别急嘛，我想想。……去舅舅家，去大姨家……不，还是去……”她在思索。

这时阳春跑过来，望着林殊华问：“表姑。去干啥？”

“别打岔，让表姑想想。”吴桂馨用手巾给阳春擦汗，他玩的好快活，满头满脸的汗

珠。

“对了，去我堂兄林殊伟家。”她高兴地叫起来。

“在啥地方？”

“林家坝。”

“有多远？”

“十里路。”

“靠得住吗？”

“乡坝头，鬼子飞机不会朝那甩炸弹的。”

“几个人去？”

“我和你带阳春去。住上三月五月，殊伟哥也不会赶我们走的。”

“那，那……”吴佳馨欲言又止。

“还有啥事？吞吞吐吐的。”

“汪婆婆怪可怜的。跑不动，每次跑警报都是我扶着她。我们下乡了，她咋办？”

“你心真好！把她也带上吧。”

“还是你好。汪婆婆会感激你的。”

“感激我？见面不骂我殊辣子就好了。哈哈！”

“老太太心善。不是骂你，而是她特别喜欢辣椒。”

二

出了饮溪镇，朝西南方向走，绕过一座形若骏马的小山丘，便来到一条清澈的小河边。一段城墙似的岩石，石上长着一棵大黄葛树，盘根错结，硬是抱住岩石扎根土中。好大一片绿荫，每到夏天，人们聚在树荫下摆龙门阵，有卖菜豆花的，有凉粉摊，还有卖凉水醪糟的，煞是热闹。不远处有口凉水井。人称绿竹井，挑水的人不断，经过黄葛树下，也要放下水桶歇歇脚。它真是棵风水宝树。

沿小河朝前走，则见一片茂密的松树林，林中聚居着一大群白鹤，飞进飞出，鸣叫喧嚣，充满生机。来到近处，林中飘出阵阵鱼腥味。使人不愿深入。

松树林外是一大片水泽，生长着莲藕、菱角、茭白。水中的鱼虾为林中之鹤提供食源。

沿小河继续前行便来到林家坝。名为“坝”实际上不是平原而是丘陵。每个山丘的凹处便是农舍，屋后坡上的树木以及周围的竹林把房屋围住。走近院坝才能看清屋宇。正是竹林深处有人家。

林殊伟是林家坝的富裕户。种六十多挑田，农忙时雇短工；林妻纺纱织布还喂一群鸡鸭；除种庄稼外，林殊伟还在饮溪镇上开了一家染坊，雇了两名伙计，常为农民染布。农民将家织土布送来。伙计们用土法为其染成蓝色、灰色或草绿色，染成后用脚踩石辊将布压得平平顺顺的，折叠整齐方能交给用户，收取工钱。有时也蜡染麻布，农民喜欢用这种蜡染花麻布做蚊帐，蜡染工艺是很复杂的，费工费时，自然也多收工钱。

林家有座宽敞的大瓦房，白壁灰瓦，木樨桁架结构，是农舍中的佼佼者。为了防空，